

忆夏

朱德强

7 月的某一天傍晚回老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路边树林里窸窣窣传来照知了猴的声音,摇开车窗,感受着热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看着农人们在田地里悉心灌溉着干渴的玉米苗,我的思绪又回到儿时的夏天。

记忆中的夏天漫长而有趣。初夏时,家家户户拔掉地头青中带黄的小麦,用石碾碾场,拉开了夏收的序幕。稍晚,大人们戴着草帽在金黄色的田野中挥镰割麦,焦黄的麦秆在镰刀挥舞下慢慢躺倒,等待变成一粒粒粮食。三五成群的小孩子会在收割完的地里拾麦,用于换西瓜或者换取大人们给予的奖励。

由于当时机械化水平不高,不仅要人工割麦,还要用脱粒机打麦、堆麦秸垛,一个麦季要在田地里忙活大半个月。长长的麦地,需要用镰刀一行一行梳理,渴了就到地头喝点凉白开。那时的我,最渴望的就是听到远处“冰糕冰糕”的叫卖声,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缠着大人买一块解暑,一块冰糕一毛钱,吃起来津津有味,甚至连冰糕棍都舍不得扔,留着当游戏道具用。

卖冰糕的不仅有大人,还有小孩。有一年,我看到村里的小伙伴骑着自行车驮着冰糕箱四处吆喝叫卖时,心里羡慕不已,既羡慕他们能够随时吃到冰糕,也羡慕他们能赚钱花。在小伙伴的怂恿下,我跃跃欲试,也想加入卖冰糕的车队。但是我家里只有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我的个子太矮,骑不了,这让我很郁闷。终于有一天,从亲戚那里借来了一辆小架自行车,但是又没有冰糕箱,于是骑着车子跑了八里地到老

表家借来了冰糕箱,装备总算齐了。在一个简易的冰糕厂里,第一次见到制作冰糕的全过程,让我兴奋不已,至今记忆犹新。那次卖冰糕并不太顺利,由于胆怯吆喝的声音不够大,直到太阳落山,还有一部分冰糕仍然躺在箱子里,不过我并没有丧气,坐在地头自己吃了起来。后来一算账,没有赚钱还赔了钱。

除了卖冰糕,摸知了猴也是夏天的一件乐事。到了七八月份,知了满树叫,一到晚上我就和小伙伴拿着矿灯照知了猴,村前屋后,老屋周边,小伙伴们成群结队。有时候还会跑到河边去摸,在草丛里不仅碰到过青蛙还碰到过小蛇,真是又惊险又刺激。我们把摸到的知了猴放在水里,防止变成知了飞了,摸的多了就去代销点换成零花钱。每当快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拿着馒头、铁铲到老榆树下铲知了猴,往往收获不小。

晚上摸知了猴,白天就去收集知了猴皮。拿着绑好的棍子,在树林里转悠,看到知了猴皮用棍子捣下来收进袋子。收集的多了就拿去卖,依靠着这些收入有了小金库。

当田地里的瓜果成熟的时候,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摘瓜,趁着月黑风高钻进瓜地饱餐一顿。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记忆离我越来越远。现在的小孩已经享受不到那时的乐趣了,机械化的普及大大缩短了麦收的时间,物资的丰富也让买冰糕成为一件简单的事,乡村田野里再也没有听见卖冰糕的吆喝声。人们躺在空调屋里吃着西瓜玩着手机,度过一个个清凉的夏季。但我依然怀念那时的夏天。③22

他说话口水直往下流。见状,老太太赶紧站起来给他擦嘴。一个习惯性动作,仿佛让我看到了他们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情。

长 的麦地,需要用镰刀一行一行梳理。

我去她家时,她总要张罗一桌子菜,而我往往因心疼她,对她做的这一切故意摆出不领情的脸色。为这个,我们俩没少拌嘴,她也会被我的行为气哭。

我欣幸地望着那盆吊兰,心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在萦绕:不放弃,才会有希望;抓住时机,顽强生长,方能绝处逢生!

少年夫妻老来伴

范娜娜

今天庭审时,来了一对 70 多岁的老人,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

“这次真的过不下去了!保证,他给我写了一大堆,就是说话不算数……”一进调解室的门,老太太就态度坚决地哭诉,说话间还气愤地从包里掏出一沓材料,有皱巴巴的保证书、撤诉书等。

老太太哭诉着老先生的种种不是,诸如不讲卫生、在屋里吸烟等,言语里虽充满抱怨,却不乏对老先生身体的担忧和关心。我耐心地听她发泄完,悄悄地递上纸巾和温水。老先生因生病手脚不太灵活,我向他询问情况,他一说话口水直往下流。见状,老太太赶紧站起来给他擦嘴。一个习惯性动作,仿佛让我看到了他们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情。

经过刚才的耐心倾听,我站在老太太的立场,说出她这几十年相夫教子的艰辛与不易,劝老先生多多体谅老伴,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听到有人理解她,老太太态度有所缓和,语气也不那么强硬了。我随后问老先生,老太太所述是事实吗,那些保证书是不是他亲自写的,老先生不语,看着老太太,一个劲儿地笑,眼神中充满爱意。我回想起,刚才就是老太太搀扶着老先生进来的,我仿佛读懂了什么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我问老先生是否愿意改正不良

的生活习惯,老先生连连点头说“愿意”。我又劝老太太,近几年老先生身体不好,心情难免会受影响,情绪不稳定,双方要互谅互让,学着改变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

经过调解,老太太向老先生提出了几点要求,老先生都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表示改过的决心,当庭把退休工资卡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说:“那就看在法官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吧!”说完,我分明看到老太太偷偷地笑了。看在法官的面子上再给老伴一次机会,呵呵,多好的台阶,多么睿智的老太太!我也笑了,为能给一对赌气上法院的老夫妻提供这个发泄平台、提供这个和好的台阶而会心地笑了。老太太当庭撤诉,搀扶着老先生回家了。电梯里,老先生笑容满面地向我摆手,并不停致谢。

我在与老太太的交谈中得知,她一次次起诉和一次次让老先生写保证书的背后深藏着对他们之间感情的不舍与不甘,即使老先生病了,她仍然不离不弃,拿离婚威胁实属无奈,她只想通过这次诉讼让老先生改掉抽烟等不良生活习惯。

“你愿意改,我还愿意给你机会”,老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纯粹,他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感天动地,有的是相濡以沫、相互搀扶,这也许就是“少年夫妻老来伴”的真实写照吧!③22

藏在纸箱里的爱

韩运动

父亲去世多年,每逢他的忌日,我会带上家人,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回去给他上坟。这个季节天气酷热,父亲的坟在已经长高的玉米地的深处,不熟悉的话很难找到具体位置。姐弟五人有三人在外地,回来不方便,给父亲上坟的事儿常常只有我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做了。

姐姐是我家老大,我们俩相差六岁,她上小学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大集体年代,收入全靠出勤挣工分,父母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让姐姐退学照看我和幼小的弟妹们,于是她的学业就停留在了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成年后我们姐弟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做弟弟的总认为姐姐格局小,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态度总存在分歧,虽不影响一脉亲情,但有了芥蒂。她没有挣钱的渠道,给亲人花钱却大手大脚,孩子们想要的东西,哪怕超出她的能力,有时候她也借钱满足,尤其是娘家人,特别是我,去她家时,别管吃下吃不下,她总要张罗一桌子菜,而我往往因心疼她,对她做的这一切故意摆出不领情的脸色,赌气要走。为这个,我们俩没少拌嘴,她也会被我的行为气哭。

两天前关于给父亲上坟的事儿我与姐姐有过电话沟通,往年我们俩都要单独购买一些必需品,经常买重,今年我想,反正也要不了多少

钱,就转给姐姐 200 元,让她一手操办,我省了心,姐姐也不用再花钱,可能还会余下来一点,多多少少哪怕只余 10 元钱,也够她买把青菜的,这次姐姐应允了。

大概上午 10 点,给父亲上完坟,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我们一同回老家看望了叔叔。回到姐姐家之后,姐姐说:别走了,知道你回来,昨天就盘好了饺子馅儿,今天在家陪咱娘吃个饭吧,别的啥也没给你弄。娘八十六七岁了,冬天冷的时候居住在郑州的妹妹家,天转暖回姐姐家。我曾戏谑道,我是娘要的孩子,她不愿随我生活,怕我虐待她。在姐姐家陪娘吃饭也是我的打算,但又恐姐姐像往常那样弄七碟八碗,像待贵客一样,花无谓的钱,一时没有表明态度。恰巧此时朋友来电话,邀约中午见面,坚定了我要走的想法。姐看我决意要走,就去黄瓜地里给我摘黄瓜,一纸箱三个塑料袋。我告辞了娘和姐,开车返程了。

二十分钟后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你到哪儿了?纸箱子里的黄瓜下面有我今天早起赶集时给你买的中午要吃的卤肉和两个猪蹄,如果你与朋友去吃饭,别忘了先回家把卤肉拿出来,不然这么热的天在车上会坏的。我回说:姐,因为这事儿咱俩回头还得吵架!可泪却不受控制地流满了脸颊……③22

绝处逢生

张相银

三月间,我给几盆吊兰换土。其中有一盆吊兰,大部分叶片已经干枯,只留下中间一个叶心尚有生机,却也是黄巴巴的,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花盆边沿有几处已经烂掉,里面的土干硬如铁。看到此,我断定这盆吊兰命不久矣,即使换土,也难逃枯死的厄运,便不再做无谓的工作,把它搬离了窗台,随手丢弃在堆积杂物的北阳台,任其自生自灭。

天渐渐暖和起来。有一天我到北阳台找东西,无意间朝那盆吊兰瞥了一眼,意外发现叶心泛绿,不再那么黄了,但下面干裂的泥土仍然映衬出它的柔弱无比。我死马当作活马医地给它浇了一些水。水透过裂缝渗下去,很快从花盆底部的烂孔处漏掉了,看来吊兰并没吸收多少水分。我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过了一些时日,我再次来到北阳台,看到那盆吊兰的叶心明显变

绿变大了,周围竟又冒出几个嫩小的叶片!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又浇了一些水。水还是很快漏掉,我只慢慢来,先浇少许,待洒下去了,再浇一些,反复几次,好让吊兰多吸收些水分。然后把它稍微挪了一下地方,尽量让它在阳光下多待一会儿。之后除了隔三差五浇些水,便不再多管它。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那盆吊兰也越长越大,叶片越来越密了。到了夏天,已是一副郁郁葱葱、修正挺拔的模样,好像是从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人儿长成了一位筋骨健实、肌肉圆润的壮年人,我把它从杂物当中搬离出来,放在了餐厅的一角,餐厅里顿时显得生机盎然了。

午饭后,我欣幸地望着那盆吊兰,不禁想起它当初瘦小脆弱的样子,再看看它现在的生机勃勃,心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在萦绕:不放弃,才会有希望;抓住时机,顽强生长,方能绝处逢生!③22